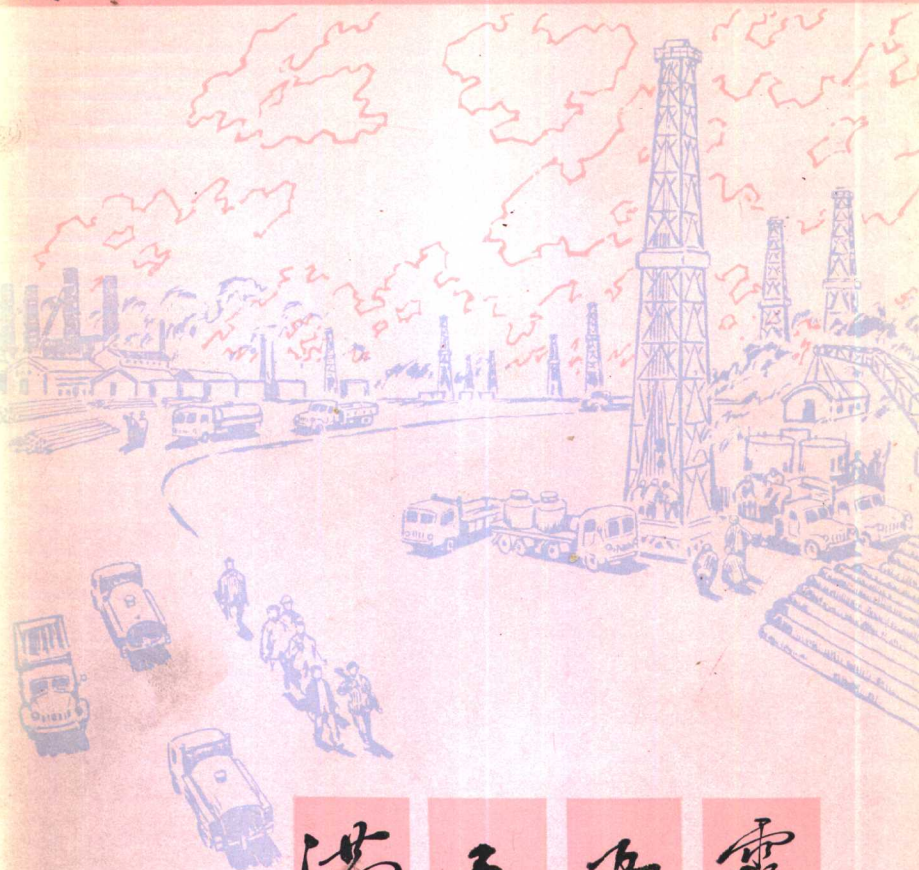


天 津 工 人 创 作 丛 书



满 天 飞 霞

MANTIANFEIXIA

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

满天飞霞

大港油田政治部编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石油工人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集。

集中每个短篇都是石油工人创作的，他们以饱满的革命激情，歌颂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歌颂了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，生动地反映了今天石油战线的大好形势；塑造了一批焕发着“铁人”精神的石油工人形象。其中，有和走资派作斗争的革命造反派；有批林批孔的闯将；有登上宣讲儒法斗争史讲台的老工人；还有坚持党的原则顶住不正之风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。

这些作品，有较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读来亲切感人。

满 天 飞 霞

大港油田政治部编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 3/8 插页4 字数135,000

一九七五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七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72·526

每 册：0.50 元

目 录

油田的早晨	宋新英(1)
特别护士	许国英(21)
满天飞霞	金安福(41)
油井参谋	单士航(67)
心向大海	韩效闵(81)
关书记	刘元章 高飞(107)
战士	许鹏奎(128)
带班	赵凤珍 晓山(145)
油田人家	曾望贤(167)
油海春潮	欣英 世航(193)
任务面前	赵慧敏 张宝生(217)

油田的早晨

宋新英

一

迎着明媚的晨光，女子采油站的姑娘们提着样桶，拿着管钳，嘻笑着，追逐着，涌出采油队的四合院，向雪白的采油井房奔去。

二十来岁的站长辛红，走着走着，忽然拐了个弯，伏在队部办公室敞开的窗口上，乐呵呵地问了一句：“杨队长，复活‘海1’井的事定下来了吗？”

办公室里，采油队长杨鹏飞翻弄着几个站送来的老井挖潜的决心书，心里正烦躁。他转过脸，见辛红从外边探进头来，缀着短辫的圆脸带着几分稚气。他不由地皱起眉头说：“研究研究再说吧。”

“研究，研究，你想把这事推到猴年哪？队长，咱可不能当群众的尾巴呀。”辛红不满地顶了一句。停了一会儿，她又缓和了口气，说：“杨队长，你研究着，我们先干着，咱们来个双管齐下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杨鹏飞皱起的眉头，一下子拧成了疙瘩。

杨鹏飞是采油指挥部的副总地质师，一个月前，下

放到采油队锻炼，碰巧队长参加了读书班，指导员调到党委以后，也一直没有补上，党委便决定由他代理队长职务。

在杨鹏飞看来，复活“海1”井完全是异想天开。

“海1”井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口生产井，因为油层能量较差，在开采时，他曾决定把油层和下面的水层同时开采，以水驱油。当时有的工人反对，他没有理会。开采以后，原油含水上到百分之九十九，他又认为这是油尽水来，决定关井报废。文化大革命中，不少工人贴了大字报，批评他在“海1”井的设计和处理上不坚持群众路线，扼杀了油井。有的还提到两条办企业路线的高度来分析。杨鹏飞表面上接受了，但心里不服气。以水驱油这是多年的经验总结嘛，都写进了书本，这还有错！至于关井报废，更是理所当然，谁有本事也不能叫干枯的地层冒出油来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，当女子站提出复活“海1”井的要求时，杨鹏飞并没把这事看重，他想，叫她们搞搞也好，弄不出油来，也叫大伙看看我杨鹏飞并不是扼杀油井的人。没想到，继女子站提出复活“海1”井，其它几个站也提出了老井挖潜。这一下子，他慌神了，队伍这样年轻，技术力量这么薄弱，只要保住新井产量不递减就万幸了，还搞什么老井挖潜，弄不好鸡蛋打，自己真要落个扼杀油井的人了，无论如何也要刹住这股风。辛红走后，他思前想后，再也坐不住了，决定要找辛红好好谈谈。

第二天，他一吃完午饭就向女工宿舍走去。他知道辛红昨晚上了夜班，白天在家休息。到宿舍一找，房子里空空荡荡的，在辛红的床铺上，放着一本《反杜林论》，书页上划满了红绿杠杠。有人告诉他，辛红昨晚上了夜班，一直没有回来，连早饭和午饭都是别人送去的。杨鹏飞一愣，是不是那口井出了问题，心里一急，赶紧朝女子站走去。

老远地他就看见女子站的姑娘们在“海1”井干起来了。“海1”井关闭多年，井口杂草丛生，高洼不平。姑娘们在除蒿草，平整井场，说说笑笑。辛红和一个姑娘抬着小山头似的土筐奔跑着，一边跑一边高喊：“同志们，加油哇！”

杨鹏飞觉得辛红是有意冲着他来的，心里一股怒气往上撞。他和辛红接触时间虽然不长，可印象是深刻的。这姑娘要求上进，干劲大，也能团结群众，就是脾气犟，认准一条道走到底，说也不服。这样的人当站长，不出大事就满不错了，还搞“海1”井复活，简直不可想象。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走过去，严肃地说：“辛红，这是谁批准你们干的？”

辛红把扁担一放，胸脯一挺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干革命就得有点自觉性！”

杨鹏飞有点火了，拉长了脸问道：“你还要不要组织纪律性？”

一个姑娘跨前一步，毫不示弱地说：“组织纪律也

得拿到纲上线上掂掂。不是革命的组织纪律，就是资产阶级的管、卡、压。”

“你们……”杨鹏飞脸色铁青，嘴唇哆嗦着说，“开井关井必须经过指挥部生产部门批准，这是革委会的决定，你们还强词夺理。”

几个姑娘还要说什么，被辛红拦住了。辛红平静地说：“杨队长，今天大家只是挤出一点休息时间做些开井前的准备工作，至于什么时候开井我们正等待上级批准。”

这句不软不硬的话竟把杨鹏飞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后悔自己刚才感情冲动，停了一下，才用劝说的口吻说：“大家应该明白嘛，任何东西都有生有死，油井也是一样。我们盼望每一口井都成为长生不老井，可这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。随着开采时间的推移，随着地层能量的消逝，油井的产量要递减，甚至衰亡。当一个人，身上的细胞都死亡了的时候，你们硬想叫他起死回生返老还童，难道不觉得太荒唐可笑了吗？”

杨鹏飞一口气讲了很多，而且尽量想把道理讲得浅显易懂，可是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共鸣。

辛红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说：“杨队长，你讲的这只是一般规律。从长远的观点看，每口井都有新有老，可新与老是个相对的概念，‘海1’井在我们的油田上算老井，可和玉门油田的老井相比它还是个娃娃哩。玉门

油田的老井能挖潜，我们的油井为啥就无作所为了呢？根据这口井的资料来看，根本不是什么寿命已尽的老人，而是个患病的小伙子，只要能治好它的病，就会焕发青春。”

杨鹏飞见苦口婆心还是说不通辛红，自知无计可施，把手一挥说：“好吧，咱们不必辩论，在上级没有批准复活‘海1’井计划时，谁要是自行其是，自己要负责任！”说完，胳膊一甩就走了。

姑娘们愤愤不平地议论起来。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高小妹，用手扯扯辛红说：“听说‘海1’井报废是上边定下来的。”

辛红坚定地说：“不管是谁定的，只要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井架压在头上也要顶到底！”

二

这天晚上，海滩上卷来了罕见的暴风雨。

高小妹刚检查完油井回到站上，杨鹏飞就进来了。他一面抖着雨衣上的水珠，一面问：“井上情况怎么样？”

高小妹告诉他，其它井情况正常，只是“新1”井油压降了三个。

“什么？”杨鹏飞顾不得脱雨衣，一把抓过油井生产日报表，目光飞速地把数字扫了一遍，用手指敲打着桌面说，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早就预料到了。”

高小妹觉得自己班上出了问题，心里很不安。只见杨鹏飞皱着眉头，焦虑地把手挥了两下，象是极力把头脑中的烦躁赶走似的，继续说道：“干工作光凭一股子闯劲能行吗？当一个采油工看起来简单，谈何容易？人们为啥把原油比做油龙，是说它有着象神话中的龙一样难以驾驭的性格。你要想驯服它，就要了解它几万年甚至几亿年的形成过程，了解几千米下的地层功能，掌握各种参数。这些对你们来说，实在是太缺乏了。可你们就是看不到这一点，拿‘海1’井来说，这口井投产的时候，你们站长还在大街上刷大字报哩。不要自不量力了，看吧，新井都快叫你们弄死了，还搞什么老井挖潜！”

杨鹏飞阴沉着脸滔滔不绝地讲着，高小妹难过得快要哭了。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杨鹏飞已经出去了，这时门一开，随着一团风雨卷进一个人来。

“小妹，你病了？”辛红见高小妹低着头不说话，两个眼圈红红的，就问。

“辛红，复活‘海1’井我不参加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辛红不由得一愣。

“我没那个本事，胜任不了。”

“小妹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？”辛红用手轻轻地按住高小妹的肩膀说，“小妹呀，从我们个人业务上讲，谁也算不上多熟练，我这个站长不也是还没出师的徒工吗？可是党需要我们今天就挑起管理油田的重

担，难道我们能说，党啊，这个担子我们还挑不动，放在明天吧。”

高小妹咬着嘴唇，攥着一团废纸使劲揉搓着。

辛红又说：“石油工人队伍年轻，这是因为我国石油工业正在飞速发展。你想，解放初期，我们只有一个玉门油田，一万名石油工人，现在咱们找到了这么多大油田，咱们应该高兴，应当主动去挑起管理油田的担子。”

辛红越说越激动，她用双手托起高小妹低下去的头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想想走在咱们前面的老一代吧。六十年代初期，苏修为了扼杀我们年轻的石油工业，单方撕毁合同，撤走专家。可英雄的大庆人，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，建设开发了大庆油田，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。小妹呀，咱们应该有这样的骨气，想到我们的工作是为我们的党、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人民争气，我们就会百倍热爱我们的工作，百倍努力干好我们的事业，不要说复活‘海1’井这点困难，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得闯。”

高小妹深深地被激动了，她颤抖着嘴唇说：“可我没有管好‘新1’井……”说着用手指了指报表。

辛红拿起报表一看，不住地摇头。根据她掌握的资料，这口井的油压没有急剧下降的可能，她决定亲自到井场去看看。于是拉住高小妹的手，说：“走，咱到井上看看去。”

雨下得更大了，闪电撕破夜幕，映出眼前那弯弯曲曲的井场小路。这条小路高小妹是多么熟悉呀，不管是风雨雪天，她们夜以继日巡逻在这里。大家常说，如果把咱们一年在这里走过的路加起来，能围着地球转两圈还多哩。可是此时此刻，又走在这条小路上，高小妹的心情是多么不平静呀，辛红刚才的话在她的心里翻腾着。她和辛红相处的生活片断，又一个个涌进她的脑海。

高小妹来到油田后，第一次上夜班就是和辛红在一起。那天晚上，狂风卷来了鹅毛大雪，辽阔的海滩上风搅雪，雪裹风，地上的沟沟坎坎都叫雪填了个一抺平。辛红在前面走，高小妹在后面跟着。走着走着，辛红突然不见了，仔细一找，才发现辛红掉进了一人来深的雪坑里，她费了好大劲才把辛红拉出来。辛红从头到脚，包了一身雪。北风猛劲地刮着，高小妹觉得心里打寒战，就说：“辛红，快回站上烤烤火吧。”辛红说：“快走吧，风雪大，水套炉的火容易灭。”两人一直坚持检查完了最后一口油井。

时间长了，高小妹发现这位年轻的站长是个把油井装进心窝的人。平常的日子里，辛红总是爱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采油树，或把耳朵轻轻地贴在输油管线上，她不说话，人们只能从她两颊泛起愉快的神情上，看得出她的心情正随着滚滚的油流在奔腾。井上出了问题，她吃着饭，一推饭碗就走；她睡着觉，穿上衣服就上井。油井

二十四个小时不能恢复生产，她二十四个小时坚持在井上；油井四十八个小时不能恢复正常，她四十八个小时坚持在井上。有时天气不好，她不管是白天黑天，总是要来站上看看，到每口油井转转，姑娘们常开玩笑说：

“咱站长跟油井的感情，比咱的输油管线还长，比地下的千米油层还深。”……

俩人来到了“新1”井，借着手电筒淡淡的光束，透过密密层层雨帘，她们依次检查了所有的巡回检查点。最后，手电筒的光束照在油压表上，辛红用手关上了油压表阀门，油压表的指针回到“0”位，又拧开阀门，指针又上去了，但依然比原来少三个。

高小妹的心又揪到一块了。辛红猛地把耳朵贴在油压表上，高兴地笑着说：“小妹你听，原因在这里。”

高小妹学着辛红，也把耳朵贴在油压表上，在呼呼的风雨声中，她听到一阵轻微的嘶嘶声响。

辛红说：“是压力表漏气，来，换个好的。”

压力表换好了，指针又恢复到原来的位置。高小妹笑了，一高兴，话也多了，说：“全是叫杨队长把我唬的。”

“杨队长来过？”辛红问。

高小妹把刚才的情况，一五一十地告诉辛红。

辛红听了，又好气又好笑，把头一摆说：“管理油井是不容易，但主要是实践。象今天晚上这件事，你不到‘新1’井来，有天大的本事也不知道是油压表出了问

题。‘海1’井也是一样，根据它的储量和排出的液量来看，油不会喷净。再说，为啥开采的层位相同，周围的井都在喷油，偏偏‘海1’井会没油了呢？小妹，只要我们认真探索，不断总结经验，‘海1’井油层的秘密就一定能揭开，它就真是一条龙，我们也能把它揪出来。”

高小妹不住地点头，辛红的话使她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

三

杨鹏飞回到队部，立即把“新1”井的资料，查阅了一遍。油压没有急剧下降的可能，这使他更不安了。“新1”井为啥会出问题呢？一是把油井交给辛红这样的青年人，出问题是不可避免的；二是辛红她们由于一心想在“海1”井搞个名堂，而忽视了对油井的管理。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全队职工大会，把“新1”井和“海1”井的事加在一起，对女子站进行一次严肃的批评。

“杨队长，你对高小妹的批评是错误的。”突然，辛红带着满身雨水闯了进来。

“什么？”象是火上加了油，杨鹏飞生气地站了起来。可是当他听说“新1”井没出问题，这才尴尬地笑了笑说：“没出问题更好，青年人嘛，勤敲打有点好处。”

“你究竟要把她敲打到哪一条道上去？”辛红倔强地质问着杨鹏飞。

杨鹏飞自知理亏，沉默不语。

“杨队长，我们青年人是需要敲打，可你不能这样敲打呀。‘新1’井的问题，联系到你对‘海1’井的看法，说明你的思想不对头。”辛红眨着有神的大眼睛，有板有眼地说。

杨鹏飞一听辛红又扯到“海1”井，心里有点戒备起来，就说：“‘新1’井和‘海1’井是两码事嘛。”

辛红坚定地说：“不，反映在你思想上是一回事，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在作怪。没出水怎么能见两腿泥呢？”

杨鹏飞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没有说话，他知道，他说一句，辛红那里有十句等着他哩，弄不好，还要落个扼杀新生事物的罪名，干脆答应了她们，弄不出油来也叫全队青年看看，好高骛远的思想是要碰壁的。

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
几天来，姑娘们把业余时间全用在复活“海1”井的准备工作上了，她们做好了开井前的一切准备工作。开井的时候终于来到了。凡是没有班的姑娘都来了，别的站也来了不少人，井场熙熙攘攘，一片欢腾。

开井的时候，高小妹正在班上。下了班，她就急急火火赶往现场。等她到了井场，井场上的人已经三五成群地往回走了。辛红提着几个样桶走在前面，后面跟着杨鹏飞。

“开井了吗？”高小妹迎着辛红问。

“开了，又关了。”辛红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高小妹一下楞住了。

“因为井里没有油。”杨鹏飞在后面插了话。他脸上毫无表情，好象这一切全在意料之中一样，他接着说，“当然罗，开开井也有好处，使人们受些教育，再说，群众有这个要求嘛，不然又说我扼杀油井了。”

“杨队长，收起你这套无油论吧。”辛红猛地把头一甩，打断杨鹏飞的话说，“你不要把结论下得太早了。”说完，拉着高小妹，咚咚咚走进了化验室。

“小妹，你把这几个水样化验一下。”辛红把手里的样桶一递就要走。

高小妹看了看阴沉沉的天色说：“要下雨了，你还到哪里去？”

“根据今天试喷情况来看，星星点点的油花说明，井里还是有一定的储量和能量，这需要进一步了解开井时的前后过程，我想去找几个老师傅谈谈。”辛红说完，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。

四

几天来，女子站的姑娘们显得很平静，她们再没有找杨鹏飞的“麻烦”，但平静中却潜伏着激流。她们利用这几天的时间，访问了几十个有经验的老采油工，做了几百次化验分析，反复核实了近一万个数据，召开了二十多次油井分析会。“海1”井为啥尽喷水？姑娘们端

起饭碗，睡在床上，走在巡回检查的井场小路上都争论着、探讨着这样一个问题。渐渐地，她们象把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，象钻进了几千米深的地层，看到了地下油的秘密，一个新的施工方案很快酝酿成熟了。

可是，在如何实施这个方案上，姑娘们分成了两大派。大部分同意辛红的意见，把方案交到队上，和杨鹏飞交换一下意见。另一部分认为：杨鹏飞根本不会同意，还不如带上请战书到党委请战，让上面给杨鹏飞下达任务，在队上再给他糊上几张有份量的大字报，这样上压下挤，逼着他同意，叫他看看当过红卫兵的人不是好惹的。对后一种意见，高小妹是一百个同意，说实在的，她一想起那天晚上，杨鹏飞吓唬她的话，就对杨鹏飞一肚子意见。就这样，两种意见一直争执不下。

这天中午，辛红巡回检查来到“新1”井，高小妹正在井上用优选法选取水套炉的合理温度。

辛红和高小妹并肩坐下，用手推了高小妹一下，问：“小妹，想通了吗？”

“想通啥？想一百次我也是那个意见。”高小妹知道，辛红指的是对“海1”井方案的争执，把嘴一撇，说，“辛红，在学校咱们都是红卫兵，虽然我年级低岁数小，也看得出，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下，你没有屈服，带头贴出了第一张揭露走资派阴谋的大字报，在几万人的大会上，你又是第一个跳上讲台和走资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。这些事，难道你都忘了？”